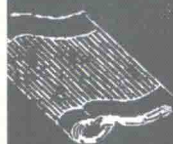


另解紅樓夢



紅樓夢
另解

另解紅樓夢



张
志
坚
著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另解《红楼梦》 / 张志坚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15-3289-3

I. ①另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4175 号

书 名: 另解《红楼梦》

著 者: 张志坚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宋 娜

校 对: 张 倩

联系方式: (010) 65369521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13

插 页: 1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289-3

定 价: 39.00 元



001

序

2007年7月，志坚的《另说红楼》书稿完成之后，不惜力气，把自己发现的诸多相关资料，背到南阳来，请我为该书作序。经过交谈与询问，我了解到她确实发现了一些与曹寅和李煦、与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作者、与《红楼梦》密切相关的线索。同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戌本眉批中“为《风月宝鉴》作序”的“棠村”其人，并做了深入的考察论证。

另外，她按照资料线索的指引，在山东邹县的峰山南华道观考察到雍正三年的“宝玉”石刻，这让我非常吃惊，因为与江宁织造曹寅同时接待康熙皇帝“四次南巡”的苏州织造李煦的老家是山东人，并且曹寅和李煦抄家时间，均是在改朝换代后的雍正初年这个历史时段。

本人曾经在《红楼梦》研究的道路上走过了漫长的十年时间，并出版《妙解红楼》一书。正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为我后来撰写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三位帝王的系列著作打下了基础。



我知道，从清朝初期到现在已经三百余年，漫长的岁月已经尘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记载。到现在，谁能够发现些许的原始相关记录，那怕是点滴的蛛丝马迹，那都是十分弥足珍贵的东西。当时，我为该书作序，目的在于鼓励和支持她的研究继续走下去。

不知不觉，时隔八年后的今天，已过花甲之年的志坚，再一次带着资料与《另解红楼梦》书稿来到南阳。期间，2012年7月她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真相揭秘》一书，也曾邮寄于我阅读。二十多年她孜孜不倦，痴情于《红楼梦》这部经典文学名著的深入研究与探讨，令我感动。

通过阅读、交谈和了解，我知道她在原来资料的基础上，又经历了更多的查阅与考证，有了新的积累与发现。

首先，她对《红楼梦》甲戌本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，特别是通过对甲戌本最前面《凡例》中“红楼梦旨义”的解析与论证，用一种新颖的方法，从另一个视角进一步确定了“为《风月宝鉴》作序”的“棠村”其人，解决了《红楼梦》创作源头与创作时间，让我感到很独特。

二是，在确定《红楼梦》著作创作源头为“长生殿文字狱事件”的同时，依据清朝人的真实记载考证到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与《长生殿》作者洪升有着“南洪北孔”之称，并在孔尚任于康熙四十七年到山西平阳府修订的《平阳府志》中，读到“长生殿文字狱事件”主持者、参与者、记载者——棠村、朱彝尊、吴雯、王渔洋等名家的相关文章。其后，通过对《孔尚任年谱》《孔尚任全集》等著作的



查询与考证，得到孔尚任康熙四十五年秋天到河北正定“棠村”故里逗留半年，并留下“借书借序”的历史证据：《借书在真定作》。由此断定东鲁孔梅溪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尚任，所谓“梅溪”者，是因为在孔尚任背后还有东鲁王渔洋、赵秋谷、李澄中、李煦家人以及江南明朝遗民与后裔等参与进来。

三是，志坚在《红楼梦》后续四十回中确定出贾雨村背后的历史原型就是康熙朝探花、雍正朝兵部尚书、乾隆五年罢官的河北景州魏廷珍。她不仅在《清史稿》中查阅到有关魏廷珍的真实“人物传记”，还在魏廷珍留下的十八卷《课忠堂诗钞》中发现《花魂》《鸟梦》诗篇，这些与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六回末尾“花魂默默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”、二十七回黛玉《葬花吟》中的“花魂”“鸟魂”气息相投。并通过《课忠堂诗钞》用纪年、年龄、记事等变相年谱式的编排与诗文内容考证，确定出这位曹寅案件的目击者——魏廷珍，正是贾雨村背后的原型人物。

四是，志坚在确定出《红楼梦》创作源头与创作时间，考证出《长生殿》与《桃花扇》两部戏剧事件、特别是确定出贾雨村背后的历史原型——魏廷珍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后，制作了《红楼梦著作一百二十回历史年代划分表》，这是至今为止，所有红学研究者均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。

五是，关于《红楼梦》作者，她也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见解。

总之，志坚的《另解红楼梦》与众不同，独辟蹊径，有理有据，尤其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记载，很有见解和价值。



004

多少年来，我已经没有对《红楼梦》版本做更多地深入研究了，对于志坚的这些研究成果，还不能在一个短时间内作出全面地判断与完全地肯定，希望众多的红学专家和研究机构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能够展开讨论与研究。

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进一步推动《红楼梦》研究工作。

二〇一五年七月

高 (志坚敬)



001

前言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奇书，也是一部不易读懂的书。

我断断续续研读了二十八年，总算读懂了些许，说与身边几位文友，人皆将信将疑，她们说那是京城高等学府专家教授们的事，你咋会干这事？

是啊，出生在深山沟壑，行走在黄河岸畔，接触的多为同类草木，“下里巴人”舞出“阳春白雪”，犹如羊群里跑出骆驼，无人信啊！

是自己之悲哀，还是别人的悲哀？总之有一股酸酸的味道直冲鼻腔！

总算幸运，2007年我的第一部《另说红楼》书稿出来后，在本市文联两位主席的建议下，背上所有资料，不惜千里之遥，拿到了身居河南南阳的二月河先生面前请他裁定；不想先生一番提问之后，居然同意为这本书作序。其后《黄河报》《山西日报》整版采访报道了我的研究情况。诸多肯定与支持，使我信心十足，在研究探索的进程中快马加鞭。

2012年初，我的第二本《红楼梦真相揭秘》手稿出来后，本市文联副主席申大局先生直接命笔为我作序。本市作协副主席刘锁爱



读罢这本书以后，说我像一名破案侦探，破获出《红楼梦》著作中五大历史冤案。她的大版书评，发表于《黄河晨报》后，本市已经七十多岁的教育局原副局长，看到了这个报道后立刻电话文联主席，说这是本市四十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，要高度重视，应该成立一个学会，创建一个平台。于是，一股温暖的风将我推到了本市红学会会长的位置。

接下来，又一个机会走上了大学讲坛，但只是讲讲，引来许多年轻好奇的目光而已。后来我被推荐参加省作协会议，省报女记者周俊芳得知消息后，利用会议空余时间，对我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问答，整版的报道在《三晋都市报》刊出来之后，她又用心组织文人互动，结果响应者寥寥。

她无奈地给我回音：本省已经没有著名红学专家，原有一位已经调往他省。此时此刻，一阵凉风从心头缓慢地掠过！

冷静一段时间之后，山里人的倔强与天真又开始在心头悸动，恰在此时，一位曾经知道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军人小伙子在京城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邀请我来参加。我二话没说，怀揣着自己的梦走入京城。

京城果然有机会，我幸运地参加了天津红学会，在积极争取下给了八分钟的发言时间！

2014年11月《太行日报》资深记者张治中，是一位对《红楼梦》有一定研究的记者，他专程在北京什刹海对我进行了专业性、深层次的采访，并在《太行日报》连载五次全文刊出。此后“光明网”



转载了此文。

相信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的山里人，这一次却不灰心不气馁，因为我在京城嘛！后来，我相继见到了多位红学研究者。大家对于我的研究成果，多数表示沉默。后来，在红学会秘书长孙伟科的建议下，我去拜访老红学家，《红楼梦》版本与资料收藏颇丰的杜春耕老先生，受到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。如果，我继续走访下去，也许总有阳光明媚的时候，可是，我想，我也是年过花甲的人，走访到什么时候是好？还是把自己的《另解红楼梦》成果一书出版了，再去走访吧！

准确地说，许多人不能一下子完全理解我的成果，因为《红楼梦》不算前期传抄时间，就从乾隆五十六（1791）年正式活字印刷全面推向社会算起，至今已经走过224年，研究者不乏其人，有清代进士、皇室后裔，有民国大学校长、文学大师，有现代的院长、教授、博士，亦有九十高龄耄耋老者，终因发现的资料有限，或者换句话说“人生缘分不到”，其结果多是似是而非，我一个小地方来的无名之辈又怎么可以。

老实说，我的成果虽然走过了二十八年的时间，付出了很多说不清的功夫与精力，但是它不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与能力读懂的，而是借助于幸运和发现的巧合力量，才使自己在迷茫的森林中寻找到方向，在饥饿疲惫的沙漠中捡拾到了水和馅饼。

于是，我知道，清朝最早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周春和裕瑞，他们很



不幸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能够破解《红楼梦》的秘籍本——甲戌本。蔡元培先生走入“索隐”，是因为他是北大校长，一校之长，诸多事务缠身，他哪里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于此。王国维先生没有解开《红楼梦》，是因为在国外西式环境中接受的文化知识与方法多了，与《红楼梦》作者纯正的国学思维难以契合。鲁迅先生没有在《红楼梦》里浸泡多长时间，那个他倍加关注并让他处处愤慨、处处碰壁的时代，使他不得宁心静气于一部书。

唯独胡适先生，在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时代介入《红楼梦》，读出“曹寅四次接驾”这段真实的历史，于是胸有成竹地与蔡元培校长打起了擂台，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他得到了别人送上门来的《红楼梦》甲戌秘籍本。这本秘籍本在十六回前增设“回前墨”，幸运地帮助他牢固地树立起“红楼梦是曹家家事”的旗帜。后来，他的同事、朋友、学生紧紧追随他，形成和奠定了“新红学”研究的基石。后来，胡适先生也当上了校长，再后来在那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，他被完全拉入了官场，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，许多的幸运与不幸相继降临到头上，久而久之，他已经逐步丢掉一个学者的许多宁静，虽然他依旧深爱《红楼梦》，把收藏到的甲戌本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，但《红楼梦》研究在他也演变为一种业余之业余。

再后来，在“新红学”的队伍里，有许多的前辈原本可以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来，但是由于战乱，由于社会动荡，由于养家糊口，由于名人的繁忙与名人的争执，消耗了许多的宁静与思考，也由于时代与工作环境的限制等等，使得《红楼梦》的主流研究一直被囚



禁在“曹家家事”的框框之中。

俞平伯先生晚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，发表了不同见解。但是，耄耋之言，难以号令左右，有人认为年老昏聩、脑筋迟钝，甚至连自己的亲朋也分辨不清是“呓语”之语，还是终身思索的结晶，这是红学者的悲剧！

周汝昌先生挚爱《红楼梦》，1948年其兄长手抄甲戌本，他说“甲戌本《石头记》是国宝”“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”等等。他一生撰写了一百多篇论文，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但是，他经历了坎坎坷坷不平凡的人生，1954年遭雷击致耳聋，1974年双目几乎失明，上苍使他过早耳目残损，不能更多地支付出亲力亲为来研究与探讨。所以，他虽然以甲戌本为宝、为源头，但是并没有挖掘出真正的“秘籍”所在。我敬仰他，因为他具有深入骨髓的红楼情结。

我挚爱我评判的如上的这些红学前辈，无论他们的红学观点与研究途径是否与我一致；是他们对《红楼梦》的热爱使“红学”的研究与发展像一条季节性的河流，一直源源不断地延续下来，他们是值得一切热爱文学的人崇敬的。

但是，对《红楼梦》的忠实，对科学的忠实，让我幸运地遭遇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中的“棠村”和发现了甲戌本的奥妙之后，无法保持沉默，我不得不面对他们说点什么，我相信，他们的灵魂一定会接纳我这样“出于蓝”者的后辈追随者！

对当今走入红学领域的文学大师们，我亦是诚惶诚恐，有高山仰



止之敬畏，我深知，他们多数是当今中国的文学巨匠，愿意与每一位面对面，真诚地研究与探讨。

在《另解红楼梦》这本书中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究竟幸运在哪里？究竟发现了甲戌本中的什么奥妙？

十多年前，在去往莫高窟的路上，在甘肃张掖市的新华书店里我看到清朝吴人评洪升所著《长生殿》剧本。这是河北文学院阎福龄教授整理出版的一本书。这本书的《例言》告诉我们：《红楼梦》甲戌本第一回批语为《风月宝鉴》作序的“棠村”是谁。

在“棠村”的引导下，我走出了一条与所有研究者不同的路线。最终，我确定我在“红学”迷迷茫茫的森林中，幸运地找到了藏宝路线图。按照王渔洋、赵秋谷、金埴、孔尚任、吴雯等清代诗人诗文的指引，我走到了山东峄山南华观白云洞前的“宝玉”石刻面前，其落款恰好是“雍正三年春季”。走到了李煦老家山东昌邑“姜氏祠堂”留下的族谱面前。发现了山东青州清朝因观演《长生殿》而罢官的赵秋谷《饴山堂诗文集》中记载的曹寅、李煦与洪升、宋荦、朱彝尊等的故事。发现了清代山东诸城李澄中留在《白云村文集》中的——“棠村”墓志铭等。

我还发现了曹寅的朋友——陕西蒲城屈复《弱水集》第十四卷连接在一起留给王渔洋、赵秋谷和曹寅的三首诗文；发现了《弱水集》第八卷李煦在铁岭狱中相赠给屈复的手镌“金粟布衣”石印诗文；发现了《弱水集》第九卷屈复对刚刚去世半年的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儿子的嘱托。发现了屈复这位“立志为道”效法老子、效法司



马迁的一代“行者”大家，最终没有回到故里陕西蒲城老家，而葬身于大运河畔的山东郑城。

发现了清朝山东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罢官后于康熙四十五年秋天专程到河北正定——棠村故里，“借书借序”，改写《红楼梦》原稿为《风月宝鉴》的历史证据。发现了孔尚任康熙四十七年修订的山西《平阳府志》中的“棠村梁清标”、王渔洋、朱彝尊、吴雯等等与“《长生殿》事件”诸多相关人的诗文以及“石何以为言”的历史典故。

后来在“删去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”的呼声中，我便久久地沉浸于此中，苦苦寻找、对比前后作者的文学思路与文字差异之时，发现了第九十五回中的“关键历史信息”，确定出该回的精准历史时间为“雍正甲寅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”，从而发现了“风尘怀闺秀”“归结红楼梦”的贾雨村，原来其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原型——雍正甲寅年腊月任命的大司马魏廷珍，在乾隆朝种种不幸的人生遭遇。

至此，胡适先生发现的“曹寅四次接驾”和九十五回关于贾雨村的“关键历史信息”，让我警觉到《红楼梦》作者藏匿历史真实时间信息的规律与方法——正是设置在小说故事情节最不热闹、最不显眼的地方。于是我就像在一个沸腾的大锅里打捞几粒金豆子一般，重新过滤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，终于打捞出第十一回、第五十三回的关键历史信息。由此破解出《红楼梦》中五大历史冤案。于是我知道，曹寅冤案只是《红楼梦》中的第三大冤案，而不是全部。几十年来人们倾注于曹寅家事的研究没有错，但是把“红学”变成“曹



学”是偏见，我们不能“一叶障目”。

随着几条“关键信息”的发现与确定，五大冤案浮出水面，这使《红楼梦》著作中暗藏的时序全部调动起来，这部书便有了明确的时间与段落，于是便做出了《〈红楼梦〉一百二十回历史年代划分表》。

至此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《红楼梦》要告诉后人的是国事，而不是家事；是封建王朝家天下带给许多官员的终身悲哀与不幸！是明末清初三次大的改朝换代期间次生出来的人间悲剧！“护官符”护的是一批忠臣良仕，而不是一个两个家奴似的官。“除邪祟，疗冤疾”不是一件两件事，而是正对三次残酷的改朝换代，是对《清史稿》的一个补充！是封建官场千古警钟！

2012年天津王超收藏本发现之后，甲戌本《凡例》中的“红楼梦旨义”直接被置于《红楼梦》著作的第一页，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与思考。因为在此前我已经出版的《红楼梦真相揭秘》一书中，虽多次应用《凡例》中的内容，但是并没有把“红楼梦旨义”当做《红楼梦》甲戌本作者留下的“破解《红楼梦》的一道圣旨”这样一个高度来对待。

有了这样一个高度之后，我便重新审视和研读“红楼梦旨义”与甲戌本批语、赠语、回前墨、回后墨等等。

于是，“红楼梦旨义”中的“红楼梦成书过程”和“三个点睛”内容，像指路明灯一样，让我重新按照一条全新的思维路线开始认识和破解《红楼梦》。做出了《甲戌本“红楼梦旨义”定理解析表》。首先按照“点睛”规定的已知条件，将《风月宝鉴》从《红楼梦》



整个著作中剥离出来，得知《红楼梦》著作在曹雪芹修改完善之前写的什么内容，得知《风月宝鉴》内容中的最关键历史信息是什么。

当从《风月宝鉴》中读出“长生殿”信息后，我便对康熙二十七年《长生殿》戏剧出台的主持人——河北正定“棠村（梁清标）相国”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论证结果。于是肯定为《风月宝鉴》作序的“棠村”和主持《长生殿》出台的“棠村”完全是一个人。因为薄薄四回内容中的重大事件要害人物与该书的作序人，不可能是两个“棠村”。

这样一来，由“棠村”的诞生和棠村的墓志铭，而推导出《红楼梦》原稿——《红楼梦十二支》创作的历史时间。由此而解决了《红楼梦》著作的产生原因、创作源头和第一作序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。

应运“红楼梦旨义”方法寻找到“棠村”，和我在《长生殿》剧本《例言》中发现的“棠村”是一个人。这使我知道，我在去莫高窟路上的张掖市新华书店读到《长生殿》“例言”中的“棠村（梁清标）相国”是一次非常幸运的发现。如若不是这个偶然的机，恐怕我再读十年《红楼梦》，也未必能找到破解《红楼梦》的头绪，仍然会在云雾缭绕的森林中转悠。

同时得知，“红楼梦旨义”中关于“《石头记》是自比石头所记之事也”和“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，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。”这条“点睛”内容是不可任意解释的原则性规定。换句话说，凡不是作者亲眼所见、亲笔所记之事是不能够称之为《石头记》的。此条基本原则的规定，从根本上否定了“四十五岁左右者”创作《石头记》的论述。



用“红楼梦旨义”法解决问题后，进一步验证和校核了我原来所走路线的正确性。这使我认识到《红楼梦》甲戌本不是一本普通的手抄残缺本，而是一本精心设计、精心打造的秘籍本。所谓残缺，是用心设计出来的。被挖去的两大块回目中均存有“长生殿”这个关键信息。同时“红楼梦旨义”后面的第五条内容对于确定贾雨村，以及隐藏在贾雨村背后的历史真实原型人物均是一种宗旨性的指导，是必须遵循的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寻找到贾雨村的历史原型——魏廷珍。我翻遍京城数家图书馆，最终在中科院图书馆找到魏廷珍留下的孤本十八卷《课忠堂诗钞》，并在其中读出与《红楼梦》甲戌本第二十六回末“花魂默默无情绪，鸟梦痴痴何处惊！”完全一样的《花魂》《鸟梦》诗篇来。读出：“玉出雪中三尺马，人挥石上六铢衣……十年风雪任离合，千古文章孰后先……鸡鸣十年人相忆，雁足千言旅信催……白发千茎五湖月，残经一卷十年心。”

读到魏廷珍“画脂事业总无痕”“到来好把种田书”的人生最终奋斗目标；读到乾隆甲戌十九年这位已是八十六岁老人的最终期盼“美玉深藏榘栳中，逢君几盏话飘蓬”、“谁知波浪凌云志，白首江湖一钓翁”、“回首南华十年梦，香烟不见了前因”。读出“霜冷西山一亩宫，餐英几处落英中。白衣眼望无人到，松迳锄荒併菊空。正忆双螯怜客瘦，忽惊断雁送秋风。诘朝又报小春令，簪叶千原夕照红。”读出一位曾经的康熙朝探花与盐官、雍正朝兵部尚书兼漕运总督、乾隆朝罢官讨饭食粥的年近九十岁耄耋老人坎坷的一生与